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玖月拾壹日（星期壹）

第一五〇號

社址 東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一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叁元貳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華電器公司 經售 器材料成都首創 家貨真價廉誠信 諸君惠顧試用便知 優良營業地址商業場

交通公司 經售 電氣材料各牌車輛鋼鐵五金各貨俱全 總公司設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戰吼河汳 小舞台劇詞單行本 發售預約啟事

本報現選擇小舞台劇詞二十種並將戰吼河汳加入．大加修改潤色．發行單行本．印刷精良．紙張潔白．定價每本四角預約二角定九月內出書愛閱者請早預訂．過期無折 成都報館發行部啓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為限每日收費二角國貨廣告特別優待長期面議

介紹醫士

中西醫士鄒正乾寓北門玉泉街即老禍廟街四十八號專治目疾五淋白濁痔漏下疳諸瘡婦女倒瑰崩帶等症限日痊愈

鴻源柴炭莊

本莊開設東門外新街發批各種柴炭乾燥耐燒品質純良價值廉便克己

四川省會警備司令部通告

凡在本部採訪新聞向各報社投稿之訪員統限於登報通告後之一週內自行向本部副官處來報股領取訪員登記表式詳細填注明白呈由本部審核發給訪員證書以便通知各報登採所訪之稿若社領有訪員證書之未經登記[illegible]報紙不予登載以[illegible]此告 [illegible]股啓

小評

從萬儲會說到未立案之儲蓄機關

萬國儲蓄會，近來又將渝本市謀活動，不料被該會從前的執事人將牠的黑幕揭穿，見各報這樣一來牠的信用，自然會「一落千丈」，不復如往昔之欣欣向榮了，但是從前各地一般儲戶的存欵，將如何的索還呢，這一點不能不望我們的政府出來主張一吓，不然的話，一定會發生如擠兌一樣的情形啊，

還有一點，就是如萬儲會壹樣，未經完備註冊手續的儲欵機關，眞多得很，甚望我們的政府「鑒往知來」趕緊取締，以免再蹈萬儲會之覆轍，國民經濟，也少受壹些影響啊，

本報啓事

本報編輯黃小秋，現已出省，茲特聘陸文華君爲本報外勤記者兼交際主任，以後並極力充實內容，博搜新事奇聞，以饗閱者

論醜婦

寄萍

世間人多喜美色，梁惠王當着孟老二這樣一位道學先生竟敢自稱他好色，而孔二先生也說「食色性也」可見人之好美色乃是天性，柳下惠之坐懷不亂者，未必不好色，不過他不好慾而已．某先生有云：「好慾之人好對付，好色之人不好對付」，旨哉言乎．

世言文士多薄倖，捨原其薄倖的緣故，就是見異思遷，看見這女子美，對他也有情，看見那個女子美，對他也有情，這正是善於好色的緣故，因爲人多好美色，所以天下往往因爲一個美貌的女子而起大亂，吳三桂倘不因陳圓圓也不會請清兵，明朝也或者不致於失，現在的滿洲國或者也致於有，看起來，「美人禍水」，真乃千古明言．

美人多敗國亡家，醜婦多佳懿休德然人皆喜西施，而惡嫫母，寧非世道人心之不古歟？不僅有感，蓋美人雖如蛇蝎，亦被揄揚；醜婦有美德反被揶揄，言之可爲一歎，茲錄醜婦賦如左：

【人皆約令室，我命獨咎！不過善任德，正値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推額復出口．折額厭樓鼻，兩眼陷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掃帚，惡觀厭儀容，不媚加鋪首．闇鈍拙梳髻，刻畫又癡醜．（作者按街上採大粉大胭脂者，往往類此．）妝頰如狗舐，額上偏獨厚，朱唇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而中不偏有．領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皺可容箸，熟視令人嘔．一這段形容醜婦可謂妙絕．

小舞台

湘裙配

聊齋名劇

續

（幫）弟告辭不可久留（幫）自恨我子然無耦，煩兄嫂替我商籌，（正生介）阿小兒年紀太幼，娶後娘多少担憂，過場（背唱）到不如兄嫂聘就蘆花輕起峰無由，（正生介）兄弟呀，湘裙女性情和厚，待兒輩決無可求，但只怕人鬼相偶，陰氣重一病難瘳，再商籌，弩銀針刺他右手，着人迎血流不流，

（正生介）陰殺兄求無禍，除此再無妙着，諧不諧在兩可。全靠八一奪，（小生介）伯兄疑慮太過，此爲道聽塗說，人迎有血故安，無照豈非妖魔。（正生介）信邪固然不可，愚兄並非邪說，人迎血脈不過，相染沉痾，（正旦介）大伯慮者不錯，陰陽二氣要和，（小旦介）湘裙容易瞞過，把他右手來捉，（正旦介）人迎用針刺破，有血便諧絲蘿，

龍陽才子 易順鼎之軼聞（續）

開了一張單子交與唐升，要銀子多少兩，烟土多少斤，綢緞多少疋，還要函樓先生騎的那一疋點子花的戰馬，易順鼎也親自寫了幾個字與父母稟安，唐升回來，函樓先生已經革職撤營，和陳夫人收拾起身回家，連營中欠餉幾十萬也不能領，那裡還有錢贖兒子，沒法贖回，惟有暗地哭泣而已，這是順鼎在賊營半年之久，隨着偽啓王從漢中回救金陵，到了湖北應山縣地方，這時候已是同治三年，偽啓王的大兵，扎在應山城外，忽然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馬隊，一天跑幾百里，將啓王的兵包在中間，那偽啓王自知插翅難飛，便派所擄的漢中難民四人，背着易順鼎逃生，恰遇着一位軍官飛馬而來，難民便跪下高聲喊叫，那軍官便將易順鼎連四個難民一齊帶見王爺，只見那王爺赤面濃眉，長鬚過腹，同那天神關公一般，坐在那黃土坡一把虎皮交椅之上，左右圍繞侍立的紅頂花翎總有千百之多，想是陳國瑞郭寶昌一般名將，都在其內，先將易順鼎帶上，跪在王爺腳下，

未完

春熙南路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修下竣 即行開幕

隨說（可歌）

以現行法律而論，司馬相如引誘新寡文君，而至私奔，應處誘姦罪，判五年有期徒刑，張君瑞姦污未滿二十歲的閨女崔鶯鶯，也應判處五年徒刑，一樣的竊偷香竊玉，在現在犯了，要嘗鐵窗風味，在從前幹了，足以流芳百世，千古傳爲佳話，這真是幸與不幸了，

貽誤終身

敝友甲，有妹乙，係甲繼母所生，現年二十二歲，在八歲時，父母相繼亡故，依甲任居成都於民國十八年間，由甲作主，憑媒許字與同鄉丙爲室，迄今四年，丙在某地爲商，經甲屢催完姻，丙均乏力迎娶，但亦不肯退約，去年再由甲託人婉商，願將聘禮加倍償還，以免兩誤，丙亦置諸不理，但乙見此情形，勢將貽誤終身，且前訂婚約，係甲作主，未經乙同意，現乙已成年，對於婚姻當可自主，乙擬以本人名義向法院請求解約，茲敬問（一）如乙向法院請求解約，於法合否，（二）訂婚在川，而丙現在鎮江，應向何處法院請求爲合法，（三）如丙避不到庭，可否單獨登報聲明脫離婚約關係，有效否，請求於貴欄內賜教 不勝感德之至，（孝鶴）

（答）（一）婚約旣由甲代爲訂定，乙成年後不予同意，自可訴請解除，（二）向丙所在地之鎮江法院起訴，惟人事訴訟，應先狀請調解，調解不成，再正式起訴，（三）民法親屬編施行前代訂之婚約，須由本人同意，始受婚約之拘束，是高法院著有判例，乙既不予同意，則登報聲明解約，亦非不可，惟如涉訟 而丙避不到案，乙可請求憑一造辯論而爲判決（即缺席判決），（孝庵）

劍俠武俠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〇四

羅英

袖着手站在旁邊，說些風涼話兒，兩人裝做耳聾，不去理會，先往山上望了一望，回頭對衆人道，你們膽小的，年老的，和小兒婦人，須要站在遠處，不可近前，又在衆人中挑選了幾十個精壯少年，一一吩咐道，我等今日，爲你們地方除害，大家須出力幫助，不可坐視不理置身事外，說着拔出寶劍各在樹林中砍了幾十株小樹，削成木棍授給衆人又一一吩咐道，你們站在這裏，不可遠離，如見有什麼猛獸下來，大家吶喊助威，舉棍痛擊，務要把他打死，否則趕回山上，不可被他逃往別處，有我等在不要膽小，大家努力努力，衆少年齊聲答應，兩人吩咐已畢，又往山的前後左右，看了一遍，把衆少年分佈在要緊之處，又對[illegible]的少年和姓姚的書生道，爾等兩人在前引導，兩人有些畏懼，不敢答應月娘笑道，你們要消引到山年是了，冰娘嗤的一笑道，臭男子這樣沒用，真是兩個飯袋，

啓智女生補習社長期招生
報名處祠堂街菁華書局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四道街六十七號心安合本社籌備存報名處

光明影院 獸世界
包廂四千六 男客樓座二千四 女客樓座二千四百 勤務優待二千二百

智育影院
國歷九月五日至七日止映 聯華公司偉大出品 愛情影片
歡伶之夜

小舞臺
啼笑姻緣
珊君配

成都新聞

白濁靈根丸
廣東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主治 初期淋濁・解便痛・濁淋塞不通・二期淋濁・龜頭糊蒙・三期淋濁・白濁・斯夕・五淋白濁七天斷
成都東大街春熙路西段 守中藥房 華藥房總附設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眞正妙・滑稽處・牙笑掉・描寫香艷細膩・並不俏男女都可看・老幼都可瞧成都社會黑幕盡知道書存無多要買請早
每部特價四角
本報代售

韓朝宗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八回 避追緝直上單鳳嶺 迷路途悞入二龍莊

李義見來勢凶勇・自已雖然不懼・因爲要保護徐公・不敢抵敵・只得將轡頭代轉・請徐公向小路逃走・用手把馬一拍・那馬便翻開四蹄・向前跑去・李義也施展夜行飛步・緊緊跟隨前行・却說米府家丁・被李義殺得落花流水・急忙回府・飛報米文魁・說是晏教師蹤跡不明・小人們沿途探尋・剛剛走到青岡林・忽然前面就飛來一騎・上面坐着的人・小的只當就是晏教師・便打招呼・正問他的話時・他的馬快・早已走至跟前・不由分說・舉刀亂砍・小的看時・那匹馬就是公子平時騎的青綜大馬・但是騎馬的人・却是一個又瘦又小的人・手執鋼刀・殺法利害・小的實在抵敵不住・只得回府與公子報信・請公子定奪・我們同去的・尚有幾人・被他砍倒・想來晏教師・一定凶多吉少・米文魁聽了此言・又急又氣・罵道・你們這一些狗才・盡都是酒囊飯袋・十幾個人・被一個人就殺回來了・萬一晏教師有了差錯・我將你這一般狗才・盡行處死・罵得一般家丁・垂首侍立・只是說是・米文魁道・你幾個站着做甚・還不趕快拿了我的片子・去報汎官・就說我的府中・來了響馬强盜・殺傷府內家人・叫他多代人馬・你們隨着引導・趕快追跟捉拿・不可遲延・若是匪人脫逃・你叫他仔細他的腦袋・你們隨同一路・若得着晏平地的下落・即速先行回府・報我知道・說完・快去・快去・衆家丁那敢怠慢・立時到了汎官□・巳近三更・衙門早巳關閉・衆家丁・一頓拳足・把□天價響・驚動守門軍士・急忙打開大門・衆家丁一擁□對直到汎官宿房中來・一脚踢開房門・把帳子掛起・正欲拖他起來・汎官早已驚起・認得是米府家丁・見他們這樣慌張・不知出了甚麼大事・連忙披衣起床・方欲動問時・家丁如此這般・說了一番・說到强盜本領高强・手中鋼刀・明晃晃的・把我們腦殼・猶如砍西瓜一般時・那汎官已嚇得渾身打戰・上下牙齒・不住的打起抖來了・原來這汎官・姓歐・名叫錫朋・本是一個無賴・因爲他的妹子・是米府的婢女・很有幾分姿色・被米文魁勾搭上手後・也得了十幾天寵幸・歐錫朋・就在此時間・得了汎官的職位・手下有三百名馬步兵丁・平時仗着米府勢力・自然無惡不作・今夜聽見這種大案發生・眞是六神無主・不得已・連忙調齊全汎兵丁・各執火把器械・隨同米府家丁・飛奔追趕・離青岡林不遠・見大路傍邊・四個屍身・倒在地上・兵丁用火一照・有兩個微有氣息・有兩個早巳斃命・歐錫朋一看・死的正是・米暴米悲・因爲他兩個平時狗仗人勢・凡事出盡風頭・米文魁對他兩人異常信仕・今被殺死・也是他惡貫滿盈・受傷的・名叫・吳良與吳興・是府中的打手・歐錫朋・立派兩名兵丁・將他二人擡回府去・一面傳命・將青岡林包圍・詳細搜查・不可把强盜放走・否則按軍律懲辦・正說着・忽見前行兵丁・同報說道・

未完

抗日將領丁超舊部

流落滬濱擦皮鞋爲生

〔本報上海特訊〕前東北抗日將領丁超部少將參議哈爾濱人江民聲・自[illegible]轉來滬・經雲南路上海各慈善團體賑濟東北難民聯合會救濟食宿・得保安全・嗣由該會略給資本・購就擦皮鞋油粉・在法租界霞飛路匯泰影戲院隔壁弄口・爲行人抹擦皮鞋・藉以生活・除開支儲蓄外・昨特捐資函送該會轉匯東北救濟難民・原函云・「敬啓者・民聲流落海上・辱蒙貴會賜以食宿之所・復蒙成全俾操微業而資餬口・自七月二十五日開始皮鞋工作・迄今已及一月・收入總計大洋三十二元二角除敬捐貴會大洋五元・以救我東北難民外・餘款付郵政儲金十元・添買鞋油靴粉四元五角・零用六元二角購買衣物大洋二元五角・剩尙存四元・理合報告・並誌謝忱謹呈上海各慈善團體賑濟東北難民聯合會・

口論跳舞女人

（江寄萍）

沙士比亞說一句話，「弱者呀，你的名字叫女人」，這是多麼慘痛的話・然而女人究竟是弱者了，女人的弱，爲時久矣，我們的孔老夫子，早給女人下了一句定評「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維持風紀的人，總把女子看的不像個人，彷彿社會上加果沒有女人，則天下一定是盛德之世，不會出什麽亂事，只要一有女人，天下就有不幸的事發生，并且這不幸事的罪惡，完全皆推到女人身上，「夏之亡以妹喜，商之亡以妲己，周之亡以褒姒，」彷彿三代如沒有這三位名美婦人，三代絕對不會傳到現在的中華民國，明朝之亡，後人未曾罵吳三桂，先罵陳圓圓，「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這意思就是說，如無陳圓圓，吳三桂一定是完人，眞是「天下之禍未有甚於女色者也」所以說天下若無女人，則男子都老實了，朝出夜歸穩接終日者爲何，爭名奪利不罵挨罵者爲何，也無非爲女人而已・試觀國人之有許多「如夫人」即可知矣，某某維持風化的先生有云，「這般女人眞是不要臉，專引誘男子去跳舞，大庭廣衆之中，互相擁抱，成何體統，」余見之急掩目而過，然忽後悔，未能看清那女子是否穿襪，故令手微張，在手縫中觀之，一看未穿襪，中國豈能不亡，假若這般女子都不去跳舞，教男子同男子去跳舞，久之自覺無味，跳舞之事遂能免，」這是何等徹底的辦法，我不反對跳舞，我是反對男子同女子跳舞，反正男子同女子到一齊，絕對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妙哉言乎，孔聖無此發明，而我發明之，吾其爲江聖乎，

時醫與病家

（混賬）

先生，我這病要緊麼，

大概病情不變重，還不要緊，一變重就危險了，

以先生看來，我這病究竟是什麼病呀，

說它傷寒，不像傷寒，說它濕溫，不像濕溫，這就叫做，濕溫傷寒呀，

先生我要忌什麽東西，

不能吃的東西不可吃，能吃的東西可以吃

這張藥方吃幾貼，

吃一貼就要換方的，不能多吃，

大概再看幾次可以好了，

初診不好，再看複診，複診不好，再診三診，三診不癒，要診四診，四診藥可以不吃了，病就好了，

我想這藥方若是吃得好些，下次我來門診吧，

不，病剛轉機，怎麼好出門呀，還是來請我出診吧，

先生慢請，走好，

各位明朝再會，有空請過來，

慢請慢請，待慢待慢，

不，請留步，橫豎我此地走熟了，是常常要來的，不必客氣，留步，各位請進去，

信不信由你的

童男閨女 白頭始偕老

懍「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訓

年逾花甲老道娶老姑娘爲妻

本報（北平通信）西住戶某城後車胡同七號甲，係一全眞先生，平素持道甚堅，以故年至六十七歲，尙未婚娶，最近鄰內道相勸，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促其覓一相當伴侶，將來終身亦屬有靠，某亦心爲以動，乃煩人說合，娶得西直門外農人之女爲妻，係一老姑娘，年巳四十五歲，於前日正式結婚，親友臨賀者甚多，老夫老妻，親自接待來賓頗極盛況，附近住戶，傳爲佳話云，

姨太太外史續集

一四八續

再與數奉還，偏巧他今天又走，我去晚了未得一見，也祇好徒呼負負，喚幾聲奈何罷了，」

陳達夫笑道，「買東西何時不可，他不久回來，你們見面，要他簽一張支票，那不是極容易辦了麽，」金英垂頭笑道，你也是糊塗了，等他回來，我有十多天，到處也籌出款來了，我要買的東西，三天之內，須付現款，過期東西便非我有，我是急需呀，」陳達夫問道，「你買甚麽東西，這樣緊促，三天之外，旁處便買不到麽，」金英道，「正是如此，我買的東西，是一件古玩樂器，旁處無有的，」說罷，即將今天和劉太太商洽辦過，定妥收買劉小玉的梵啞鈴，一切詳情說它一遍，陳達夫笑一笑道，「這有何難呢，王處長今天五時離省，後天一早到重慶，快快通知他，命他照數匯來，還不致誤了你用，」

未完